禮部志稿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三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仁宗昭皇帝修省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以遇冬不雪勅六部等官曰朕以眇躬託於臣民之上憂惕元元勤於夙夜而自今迄冬雪不降來年不遂吾農奈何夫二氣之乖由朕德涼薄大臣

與國同體燮理之助誠有頼焉朕方惕勵自省卿等亦懋修乃職用賛輔予庥以尊名和氣康濟兆民夫愛民惟誠可以動天顧共勉之欽哉毋忽

賜鈔之訓

洪煕元年正月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遇節皇親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疏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臣之道汝識之繼今遇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

尚書賜鈔一千貫侍郎五百貫
又諭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
勑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有
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禄廪給日用外有餘資者鮮矣
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
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
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贈謚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謚
賀銀預馬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上曰此數人皆在先
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游歷艱難始
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忠厚之道但朕意未嘗
及銀盖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謚如加銀惡謚又
反不如無謚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以示至公卿等
宜盡心
奉先之訓

洪熙元年八月勑諭禮部臣曰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
功追配太祖統御天下二十餘年恩德在民萬世永賴
皇妣仁孝皇后母儀四海寅奉宗廟協隆化理而尊號
未上無以稱朕孝思及天下臣民尊仰不忘之心其與
羣臣定議請謚於南郊
又勑禮部臣曰欽惟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上天肇興
皇業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
咸配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皇祖皇考

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祇奉皇祖皇考
配神仍著典章埀範萬世如勑奉行

事神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以大祀南郊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
誓戒畢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
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鬼
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
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

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穀豐稔使斯民蒙
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四月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
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
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
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
民間諸物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
舊值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

值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所在有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洪熙元年十二月上諭禮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悉有舊典主其事者當致虔恭以祈嘉貺福黎庶頃聞天下郡邑應祀壇宇歲久傾墊多不修治甚非昭事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繕凡祭器祠宇並須堅緻潔淨所用物料悉出公帑毋斂民怨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

時黜視違者罪之

孝思之訓

洪熙元年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上曰梓宮在殯山陵未終因時興慕哀慟愈切慶賀之禮豈所宜言勑免賀

興學之訓

洪熙元年十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

不得蒙福者由牧守非人牧守非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獘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濫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又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盖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

俾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勑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材方得充貢盖學者先立根本學然後進充廣於太學若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有此理乎

恤養之訓

洪熙元年上諭禮部臣曰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室敝壞肉粟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漠不留意爾禮部即戒

約之令謹視遍施實惠毋致失所

赦宥之訓

洪熙元年十一月上御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幷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隆聖裔之訓

洪熙元年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衍聖公孔繒彥一

品金織衣行聖公是二品如青賜之過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令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憫忠之訓

洪熙元年三月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

少傅令翰林定謚遣人祭之翰林奏謚儁節愍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忠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懷遠之訓

洪熙元年賜朝鮮國使臣孟思誠等鈔綵幣表裏金織羅衣絹衣有差上因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常分然我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舊典勿失遠人之意

交阯各府州縣儒學選貢生員王憲等八十二人至京
師上諭行在禮部臣曰交阯京師萬里遠離親戚而來須
是教養得宜彼乃樂學可望其成材爾與學官宜知朕
此意其衣服歲賜一如雲南之例

宣宗章皇帝敬天之訓

宣德元年正月以大祀天地上致齊武英殿命禮部太
常習禮殿上諭曰祭享之禮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

庶幾感通之道

三月漷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夫民訴於朝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免雜役之令

九月行在太常寺奏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令已及時上曰祖宗敬事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

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祭祀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往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上諭之曰此奉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一毫損民茍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隸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勿違舊制庶幾稱朕敬天地祖宗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太常寺奏祭祀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天地事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薦極於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祖陵皇陵及歴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等神諭之曰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内及聖帝明

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
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往慎之
九月太常寺奏暮歲孟春當享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
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
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
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二年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
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

無過犯疾惡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别差神宗重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無用褻慢

却慶賀之訓

宣德四年三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命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

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
祥於德勿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
虞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堯舜在上百姓敬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
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
賀
七月廣東進白烏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具本入奏云
考之瑞牒此皇上聖孝所感請率羣臣明旦上表賀御

批荅曰祇敬祖考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
瑞之云良增慚愧夙夜祇念祖宗付託之重懼勿勝負
荷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
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
時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
臣請表賀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非德
居位且比來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太廟側

實天與祖宗神靈之所敷祐昔周人貽我來牟之詩必
歸於先公之德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畢
上諭羣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初安皆
由天地宗廟垂佑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羣臣匡輔所致
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
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保福祿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

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莖或二十莖十餘穗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一節一歧者上覽之謂羣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宗廟之所垂佑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抑祥瑞之訓

宣德元年八月魯王肇輝遣長史進瑞粟尚書呂震以為豐稔之應請上表賀上曰近日畿内州縣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食若以此為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可當之如他處何其止勿賀王所遣長史賚之遣還

宣德七年五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羣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灾繼踵而來

朕方日夕惕厲一獸之異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蘇門荅剌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上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會議之訓

洪熙元年都督府吏左輔興州衛軍士譚瑛言驛站及民間糧稅養馬諸事上命行在禮部議尚書呂震對曰

利民之事近皆舉行吏與軍率希求進用其言無足采者上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修省之訓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上表賀上不許勑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

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之未洽民生之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
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
眛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不見有限京師
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
荅天意尚勑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欽天監奏景星見臣

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法
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覩斯瑞實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
應請偕文武羣臣上表賀上不許遂勑羣臣曰古之人
有言時和歲豐為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為灾四方告
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慚於心夙
夜之間惓惓祗懼星文之瑞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哉聖
賢之心惟德是敬恒欽天以自度不因祥以自矜爾文
武羣臣尚其夙夜同心同德佐朕於理治政事者以安

民為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為重任刑法者以平恕為要
敬慎行之毋怠廢用下慰四海生靈之顒望上答天地
宗廟之付託而吾君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哉其止勿
賀

興學之訓

宣德元年十一月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
生員期有成效請給廩膳以養人上曰邊郡開學教夷
人若使自營口腹彼豈樂於為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

校未與廩膳者皆與之
宣德二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發回原學肆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安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內外風憲者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優太學生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兩京國子監生多給還鄉經歷年久託故不來請遣人提問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即為終身之玷宜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自移文到日為始交阯雲南貴州十閱月四川兩廣九閱月陝西福建七閱月山西湖廣六閱月江西浙江山東河南五閱月南京直隸四閱月

祝得士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為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科試之訓

洪熙元年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先是仁宗皇帝以為近年科舉太濫命禮部翰林院定議額數至是議奏凡鄉試取奏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

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所屬有願試者於湖廣就試禮部會試所取不過百人上曰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十之四大抵國家設科取士為致治之本其冒貢非才蓋是有司之過人既苟得遂啓倖心今解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冒濫

策士之訓

宣德五年三月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此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

纂修之訓

宣德元年上御奉天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纂修實録國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傳之萬世只憑史書祖

宗以來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須紀載今內外諸司尚有
未奏來者是不體朕心爾禮部移文趣之

藉田之訓

宣德元年上觀藉田畢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
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
為人君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
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
歲不免於饑寒國家輕徭薄斂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

禁止游食則人咸趨耕種不徒勸率之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時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旌表之訓

宣德元年禮部尚書胡濙列趙巖權謹孝行節婦王氏吉氏等奏乞旌表上諭之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蓋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見而思奮

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勉禮職之訓

宣德二年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惟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致治之道於斯為盛朕以菲德仰承祖宗賦畀之重主典神天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為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惟致敬可以格天地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德至治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

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祚隆萬世爾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激勵風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舊弊廢事瘝官以負朕寵任之意欽此

採建言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又曰大臣輔君為治貴有以來天下之善而不恃一己之能卿等勉之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近磁州判官張偰等及耆民
四十人各言郡縣官吏軍民利病凡二百餘事有旨令
臣等會議臣等詳其所言有益於民可行者八十事乞
賜施行其間有告訐人罪及奏牘不書名不稱臣并錯
誤者請逮治之上謂濙曰民之休戚朕所欲聞其假建
言為名告訐者付法司治不謹及錯誤者皆不足較較
之即言者不至矣

申禮教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於犯法如此盖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恤民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奏太嶽太和山宫觀所用降真諸香每三歲七十斤例於湖廣廣東買用上曰買於民間

豈不倍加科擾朕初嗣位未有恩惠及民此事姑止其於京庫支用

禮制之訓

宣德四年二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無使僭越

禮禁之訓

宣德四年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

飭訓導之訓

宣德三年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昨日廣宗縣奏訓導生員囑公事通賄賂朕已令法司逮

問朝廷建學養士望其成才以資任用訓導居師表之任正當謹守法禮以率諸生使人皆如此賢才何用得成卿等宜申明舊章嚴加戒飭以副朝廷教養之意

禁闌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山東有自宮以求用者請如例發交趾充軍緣先奉仁宗皇帝聖旨有犯此者其所屬里老亦不得無罪請令法司逮問之上曰先帝深懲此事故嚴其令近來犯者亦少里老可宥之但申明舊禁

使知遵守

宣德二年七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蓋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知遵守

選舉之訓

宣德七年四月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乞命兵部給

卿力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恤災之訓

宣德五年四月易州奏蝗蝻生上謂右都御史顧左曰

今禾苗方生宿麥未茂而蝗蝻為灾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即選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初發撲之則易若稍緩之即為害不細

六月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頗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為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

朝貢之訓

宣德元年二月朝鮮國　王李祹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物　龍頭盞之屬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難宜止之遂勑祹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祹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宣德五年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聞西南諸番進貢海舟初到有司封識遣人入奏俟有命然後開封起運使人

留彼動經數月供給皆出於民所費多矣其令廣東福建浙江三司今後番舡至有司遣人馳奏不必待報三司官即同市舶司秤盤明注文籍遣官同使人運送至京庶省民間供饋

宣德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趙琠金王振等貢醃松菌及鷹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

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懐遠之訓

宣德元年六月衛喇特部屬伊蘇巴哈等歸禮部奏定賞例上曰遠人慕義舉家來歸撫之當厚布尼雅錫哩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遠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別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織襲衣綵幣銀紗鞍馬有差

宣德元年六月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上謂禮部尚書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

表異恩古人言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
之
十月遣使以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
國王李裪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
代得失俱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裪勤學
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宣德二年白葛達國使臣和者里一思等陛辭上謂尚
書胡濙曰天氣漸寒海道遼遠正副使各加賜路費鈔

三千貫及錦衣一襲頭目從人俱加賜鈔及衣服靴襪

給度牒之訓

宣德元年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罷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科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者皆不給

禁出家之訓

宣德五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總兵官都督譚廣於
宣府建彌陀寺朝玄觀請度官軍之家幼童為僧道初
見洪武中不許軍匠灶站違碍之人出家今廣所言非
舊制上曰宣府邊地官軍家屬正當勤耕稼精武藝固
封守以攘外夷為僧道何益昔南唐時曺倹攻城急城
中盡召諸僧令與軍民皆誦佛救護竟不免敗亡此事
是為明戒況祖宗舊制其可違乎若寺觀已完欲僧守
之則於他郡邑分與之

禮部志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四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英宗睿皇帝祀禮之訓

宣德十年六月勑行在太常寺官曰朕惟祀神國之大事廟宇壇壝惟修惟潔犠牲粢盛惟豐惟備珪幣香祝薦獻之具樂舞之設咸用整飭惟爾之職凡典守壇廟及

諸執事爾恒戒警之俾存其誠以時共事彼或不恭越
禮廢事爾具以聞必斥去之爾尚齊潔一心昭事天地
鬼神以迓禎祥上祐我國家下福我臣民惟爾祿位亦
保永久欽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行在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
享太廟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宣宗皇帝忌辰例不
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裁之上曰祭祀重
事還宜陞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正統九年閏七月勑禮部臣曰朕惟國之大事莫先於
事神古者帝王率繇茲道我國家自祖宗以来祇事神
祇載在祀典已有定制朕嗣承大統惓惓於茲比聞天
下嶽鎮海瀆及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應祀壇廟
歷年既久多為風雨損敝所司不能時加修葺分巡憲
臣亦罔加意甚至容人褻瀆致傷和氣爾等其諭兩京
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祇壇廟久荒廢者即設法備料
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宜以聞修完之日擇人奉衛務

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官按臨巡視其有損壞不
修及因修理害民者悉罪不宥

祭先之訓

正統元年閏六月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山陵祭祀哀戚
存焉服飾華靡豈禮所宜朕自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
陵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
例尚書胡濙等頓首奉命

弭灾之訓

宣德十年四月勅諭行在禮部臣曰今當穀麥長茂之時而畿甸之間天久不雨又聞遠近有水潦蝗蝻深軫朕懷宜遣大臣於在京廟觀祈禱仍分遣道士詣天下嶽鎮海瀆用祈豐稔無稽無忽

正統十四年四月上謂禮部臣曰自歲首至今雨澤愆期穀種未布麥苗就槁民事勿遂朕用惕然其遣官告祀天地諸神祈降甘霖以甦我民爾禮部仍分官祭告京都應祀神祇合用祭物及百官齋戒禁屠諸宜悉如

例

修省之訓

正統四年六月勅諭六部等官曰朕恭嗣大統夙夜祗勤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来停罷一切徵歛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来災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暘不雨甚傷農麥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堤岸渰沒田稼城中傾塌官民廬舍亦有渰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繇人

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勿審與讒佞之勿戢與政事之臣有頗仄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灾異特甚循省厥繇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勿思勿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為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絶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明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朂哉往務善政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民生之福爾亦尚有利哉

正統五年十二月勅在京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明
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
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敬謹天之變豈以微忽況茲歲
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繇敢忽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
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天順元年四月勅諭六部等衙門曰朕新復位夙夜兢
惕永惟致理之要在乎敬天勤民然欲從事於期而無
失蓋必君臣同心而後可矧令天之災沴消弭未盡民

之饑困拯濟未蘇是惟朕躬之憂亦惟爾文武羣臣之
憂也其自今月初一日始為朕與爾羣臣各致齋三日
朕親露禱於昊天上帝為民請命朕又聞之應天以實
不以文得民以政不以言繼自今朕其恒自修省爾羣
臣亦共儆戒於心慎懋於事凡有可以匡輔朕躬以安
國家以便軍民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各從職掌明以
條奏施行務底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君臣交修以盡敬
天之實勤民之責而得致理之要其敬之慎之又勅諭

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祗復寶座於今半年圖治雖勤應天無效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灾朕心震驚罔知攸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

忠賢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無厭
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致灾之繇而
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
臣既任股肱耳目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况君臣一
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
前非亦宜洗心改過嗚呼應天者當以實政弭灾者不
事虛文朕與爾等尚懋敬之

興學之訓

正統五年六月勅諭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員泰等曰夫太學者國家成賢育才之地昔我祖宗臨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規朕嗣統以来一切庶政咸循舊章諸司亦皆修職爾北京國子監官不務敬慎隳弛學規玩愒歲月洪武永樂中六堂諸生咸有季試考第高下以伸勸勵令南監尚循舊規北監廢而不舉此非師長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與有入監數月或一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者有坐監十餘年不得出身者又與諸

司交通凡辦事一人有關即被干求者得之借曰爲勢
所逼何爲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勵學者朕
惟天地之量姑曲有不問自今宜洗心滌慮改過自新
凡監學常規不許攙越如仍聽從囑託不奏聞者必罪
不宥繼今務明聖賢之道正身以淑生徒毋背義苟利
以壞名禍已如將不悛悔將何及
視學之訓
正統九年三月上幸國子監畢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

謝恩上賜勑諭之曰朕惟君師之道莫盛於堯舜禹湯
文武孔子述而明之為天下後世楷範功尤大焉朕祗
承祖宗成憲景仰大猷新建太學益隆文教茂育賢才
躬謁先師勸勵師生夫化民成俗本之躬行秉德建功
繇有實學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朕服膺古訓以圖化成尚期爾師生講學修德
勉臻成效庶副我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宗室之訓

正統五年六月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朝廷封建宗室祿米已有定制曩因王及各將軍每遇歲徵先令火者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錢民用訴告先皇帝曲貸不問但諭令改過仍勑廣西布按二司巡按御史但有再犯者執送京師無非欲其知所警也令按察司奏輔國將軍賛億復令家人杜勝收興安縣祿米加倍折錢民何以堪且百姓乃祖宗之百姓而如此虐害可乎已令按察司將勝等解京處分繼今宜痛自警飭

嚴戒下人謹守法度庶幾長保富貴以副朝廷親親之意欽哉

正統六年七月貽書永壽王志填曰比聞王偕弟以行香故引火者官較四十餘人於南山五臺寺遊覽三宿於外而防閑甚踈萬一爲小人所侮非惟虧損令德其如先王遺體何凡今諸王之出在禮有不可已者亦必先期遣人馳奏今叔以遊覽輕出露宿不知自愛自皆惑於左右小人之邪説繼今宜謹自防非親厚不致此

言叔其亮之

正統七年七月楚王季堄奏欲於昭園莊園立碑表揚
先德上從之復書曰此孝子慈孫當然之義叔文學邁
衆且素得於侍下目見者最詳且實宜自撰述或授事
實於府中儒臣俾之代述亦皆宜也

正統十年九月書於秦王志潔曰先因紀善陳彬等奏
承奉劉全等從史不法事情已提全等至京命法司審
實姑舉其尤者言之山川壇奉神之所乃折其獸吻修

蓋殿守宜川王至親不容入府拜廟啓事儀實為國貴
戚發塚開棺焚其尸體承奉副係王府内臣逼抑自縊
紀善輔導之官拔其鬚髮并俟介歐死軍餘四人及哄
誘軍民子弟自宮之類不可悉數劉全俟介皆國法所
必誅者餘悉從寛以全其生然全等恃恩玩法挾勢作
威如此未審王知否也不知則為不明知之則為縱惡
皆於祖宗有違朕念王室宗至親素稱恭謹茲必小人
蔽惑所致復覧奏章具見追悔至情今特置不問自今

宜謹遵祖宗大法恪履先王大道親近正人嘉納善言
無惑於羣小無自蹈非義庶有光藩屏保國於悠久亦
不致下人指議此朕保全親親言出致愛其兵馬指揮
劉鑑姑宥其罪令回府中成禮并內使郭縉等十一人
俱免罪遣還以備使令均此奉報惟叔亮之

重宗之訓

天順二年閏二月勅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
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及增修爾宗人府即會同

禮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
男女新生已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
行各王府取勘回報以續修爾其敬承毋忽

王府使臣之訓

正統十三年九月上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
至親近聞内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
窘廹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
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奏聞不分内

外大小官員人等正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坐以重罪爾即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一體知悉

尚膳之訓

正統二年八月勅諭尚膳監及光禄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禄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令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内官姓名尚膳監

如數還之有一不還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遂勑宮中六尚司曰凡光祿寺進食所用器皿扛索皆國與民力所給不可妄費今後悉照光祿寺所具之數付尚膳監還之有誤損者奏聞註銷敢匿一器一索以上皆治罪

却珠之訓

正統二年毛憐等衛都督同知李撒滿荅失里等來朝貢五百顆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

服食器用珠於國用何益曩以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
来貢獻者不用珠玩今撒滿荅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
之第念遠夫輸誠姑酬其直無以為例仍賜使者宴

却瑞之訓

宣德十年九月四川龍州宣撫司以瑞麥来獻有一莖
六穗七穗者上曰所在旱蝗相望獨此瑞麥何以免民
之饑乎其令天下自今凡若類毋獻
正統七年九月鎮守陝西都督同知等官鄭銘等奏西

安府并耀州産嘉禾一莖二三穗四五穗至數十穗者凡三百餘本禮部尚書胡濙以為豐年之瑞是皇上至仁大德所致請率廷臣稱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今有司奏旱蝗者日相繼使嘉禾誠足以兆豐年亦彼二方之慶耳如天下之饑民何其止勿賀

朝貢之訓

正統元年四月勑諭滿剌加國王西哩麻哈剌者曰王在先朝率屬躬來朝貢已悉爾誠朕嗣大統小大庶務

悉遵祖宗成憲今已勑廣東都司布政司厚具廩餼駕八大櫓船送王還國并遣古里眞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同回王宜加意撫恤差人分送各國不致失所庶副

朕柔遠之意

正統四年八月勑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曰今遼東境外女直野人衛分多指進貢為由往往赴京營私且當農務之時勞擾軍民供送今因其使臣回衛已遣勑諭之如係邊報不拘時月聽其朝其餘進貢襲職等事許其

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不必頻數其有市易生理聽於遼東開原交易不必來京如仍數遣使爾等詢察即令退回脫有違礙仍奏定奪庶幾不擾軍民亦不失遠人歸向之意

正統五年六月行在禮部言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謀為邊患其所遣朝貢頭目陶孟忙怕等宴賚視常例宜有所損上曰思任發久蓄不臣之心肆為封豕之患已興師往討之矣彼之朝貢豈誠心哉不過欲窺事機緩

我師耳然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故不逆其詐不拒其來
庶彼萬一能有感化禮部其毋損常例賚之第不錫之
宴以微示意焉使彼知朝廷之明不為其所罔也
正統七年十月福餘衛指揮卜台言與察罕地面貢使
巴哈等偕至關以無信驗為守關者所止彼云久不朝
貢不知禁例令尚留關外以俟進止上勑總兵官王彧
等曰察罕遠在千里之外非附邊諸部之比其使臣卜
花如尚在關即審實發遣赴京今後凡朝貢使人使衛

所屬而無印信文字者照例止之其遠方初至及往来
希濶者不在此限不可槩行阻遏以失遠人歸向之心

入監之訓

正統三年北京國子監助教翁瑛男世資援例請入監
讀書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上命從之既而謂濙等
曰國學育賢之地豈宜濫進前之若此入監者務俾科
目出身勿容諸司歴事以圖僥倖繼是有請者令入原
籍學科貢於是京官子弟入監以歴事者六人復監肄

業
天順元年九月故山東右叅政劉琪妻宋氏太宗靖難時琪守北平城有功令乞其孫繼宗入監讀書上曰賞延於世此帝王仁政之一端也琪既効勞先朝而繼宗復有志於學宜允所請但出身務在科目不許援入監先後例以倖進取
乞恩之訓
天順七年上諭禮部臣曰文職廕子出於朝廷特恩近

來往往干求不已甚非簡賢任能之意今後文職病故及致仕者子孫乞恩進用俱不宜允并著為令

禁閹之訓

正統九年勅禮部曰擅留閹者朝廷具有禁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勿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為人發覺俱重罪不宥

乞寺額之訓

天順八年上因太監陶崇乞寺額勑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寺院已多而內外有勢之人往往效尤增修不已或豪奪民居或詭稱古額假名為國祈福而實自欲徼福假名為民禳災而實以生災今後更不得妄自增修輒求賜額爾禮部宜以朕此意通行曉示

景皇帝禁闌之訓

景泰六年上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聞民間自

宮者甚多洪熙宣德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年
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
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隣人知而不
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禮部志稿卷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常　循
謄錄監生臣潘　何